



中華公會進會所攝影



徐家滙聖心會會員攝影

論說

按察廳之真相

Inquisition

續前第四期

東蒙

第四節 續論十字軍及異端挨爾皮助挨

今夫時無古今。國無中外。如欲社會文明。閭閻安堵。則非盡納其國人於真正宗教之軌範。不爲功。屢試屢驗。莫能強焉。况時在中古。制尙封建。裂土分茅。多以千計。幸賴教皇在上。以公教之正道與信德。於冥冥之中。羈服諸侯之心。一如御者之駕馭其馬。牧者之籠絡其羊。斯政治無分裂之虞。民生有昇平之樂。既如前述矣。而乃加帶爾。行爲舉動。無一不與正道背馳。若欲使天下無罪之民。皆爲盲人瞎馬。夜半臨池而後快。則其將來流毒。必不僅如亂臣賊子。擾攘一時。遺禍一區而已矣。不觀其初出之時乎。行爲詭秘。儼類跳梁小醜。若爲不足懼者。不意涓涓不塞。漸成江河。迄至斯時。跡遍四海。致宗座手定之神規。亦失其效力。此非公道頹亡。良心頻失之明證乎。縱吾教皇仁善大度。姑容至此。一如周鄭莊公之猶豫不去叔段。以爲多行不義必自斃。奈不能不爲正道爭。何不能不爲世界大局計。何

今姑不擇公教中人所著之史。證中古時之排斥異端。維持正道。果爲出於時勢之要求。而非教皇個人之私意也。蓋說者猶能謂著史者。抱有成見。有意袒護聖會也。則卽取徵於極端反對公教諸君所著之史。而其中尤以美國誓反教徒來君 Henry Charles Lea 之中古按察廳真相論三卷。爲最詳且備。筆飛墨舞。既集諸家之長。成竹在胸。議論尤多偏袒。法國李君 Salomon Reinach

論說 … 按察廳之真相續

二百四十一

亦嘗取而譯之。意欲借重其言。推波助浪。婉爲異端洗刷辯護。以淆惑法國社會之人心。則是書之價值若何。可概見矣。然而來君於記述聖教會中有神權者。處境困難之餘。並以婉曲之詞。巧佞之言。力譽異端。謂有改良宗教之俠腸。無如不無矯枉過直之弊。熱心過甚。偏袒之私。透躍紙面。顧亦有不能爲之諱者。或卽出自其良心之未泯者。曰。在斯時代之。公教與異端之爭案。可謂正道存亡之案。亦卽世界文明與社會進化之案。洵無疑義。祇須加帶爾得勝凱旋。遍盈天下。或卽僅與公教會勢均力敵。則其影響於大局。必有不忍卒言矣。卽以婚嫁一事言之。非加帶爾人所目爲罪大惡極。而欲廢棄者乎。則四海之人。或不幸盡信其謬說。恪守其殊規。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而各期其靈魂。速離軀體。及早登天。則不數十年。人種必將絕滅。謂非荒謬之尤者乎。卽或不然。姑以男女之自由。併識權代正式之婚禮乎。則必使家庭的觀念。銷鑠不存。而愛國的熱忱。隨之俱杳。將見男也女也。老也少也。紛紛擾擾。無國無家。幾何其不與禽獸伍耶。設再退一步而言之。如有多數公教中人。一旦受其蠱惑。而信其所謂。凡從事於改良物質者。或以人力。促使宇宙間有形物體之進步者。爲犯定規。理當獲罪。則不難以上古野蠻之景象。重復立呈於歐洲之社會耳。然則加帶爾者。非特反對公教會。而擬革滅其正道。實爲反對造物主。而擬革絕其所造之人類者矣。他如法國廢君 *Micheli* 於其所著之法。國史記中。雖亦曲爲異端狡辭洗刷。卒不能不承加帶爾人主張。以產財家室。與衆公共之語。夫不問均產主義。已有社會黨徒創之。

於先公妻之舉。亦由飛禽走獸。習而實行。第問此而可公。則孰不可公。謂非有意搗亂秩序。無乃不可乎。且糜君又曰。挨爾皮助。非類鳥合之衆。各自爲謀。心無一致。蓋亦具有團體性質。而專與公教會爲敵者也。是以舉目四矚。何處不見公教中人之權利財產。咸被侵奪乎。然則是皆強迫教皇。舉起其威嚴之聖掌耳。所謂挺而走險。困獸猶有鬪心。而况世界之至尊。一再讓步。而猶迫之不已乎。即誓反教史家所著五傷方濟各傳中。所謂教皇之戰勝挨爾皮助。挨者爲順乎人心。而合於公理者也。則可知公道尙存。曲直難諱矣。

反之。近今著作家華君 VACHARD 不云乎。聖教會之窮搜加帶爾也。豈徒爲排斥異己者哉。實爲社會大局謀幸福耳。如列國諸侯。皆甘爲亡國之君。則已不然。或不欲自促其宗社邱墟。或自召其秩序紛亂。則誰不將盡其所能。以助聖教會耶。而近時大史家賴君 LAVASSE 於所著通史中。亦不云乎。加帶爾人既主張廢除婚姻之大禮。官長之階級。以及產財私有之權利。則其鬼計陰謀。一旦成功。豈特欲置公教會於死地。並將先致社會之死命矣。

千一百九十七年。教皇亞立山大第三。爰於喇忒朗第三大公會議。已大聲疾呼。主張卽召集十字軍。以掃盪異端。蓋時勢日迫。妖佞愈熾。已有不得不借助於武力之勢矣。乃又三十年。而教皇伊諾森第三。始爲裁決。然此猶出於被動者也。一則世道衰頹。達於極點。無罪之民。皆將墜入深淵。袖手旁觀。於心何忍。再則異端橫行。日盛一日。竟將世界極峯之欽使伯多祿特加斯戴爾腦。

論說

按察廳之真相續

Père de Castelnau 暗行刺斃。斗胆兇狠。莫此爲甚。遂使教皇伊諾森第三。不得不振臂一呼。而隨以十字軍出現於歐西大舞臺也。

雖然。當此神聖勇武之幕。未啓以前。豈教皇未先竭其權能。盡心設法。以和平之手腕。婉勸異端。早日改悔。一而再。再而三乎。且異端由來。已將二世紀矣。排斥教會。荼毒信友。莫能枚舉。乃遲至斯時。始有十字軍之出現。則諸教皇之容忍大度。尙得謂無足稱乎。而猶嫌此豪俠英武之十字軍。突然其來。如飛將軍從天而下乎。請再申論之。

先是。羅瑪宗座。非曾發起宣講會。辯論會。與演說會等。期以脣舌之勞。奉勸異端。及早回頭。和平解散乎。此非皆於一一〇一年起。精神專注。切實進行乎。而及一一四七。與一一七七年。後有聖伯爾納篤大修會出現。其中濟斯德 Cisterciens 修士。悉以宣講聖道。爲維一之責任。六十年後。更有聖多明我大會。相繼成立。其中修士。咸以勸化異端。爲應盡之職務。聲嘶力竭。備嘗艱辛。此外則又非屢開大會議。討論和平取締之法乎。非嘗進言列國之諸侯與政府。殷懃苦勸。催促再三乎。不曰。振爾精神。盡爾天職。治爾國民。守爾法律。卽曰。異端將亂爾國紀矣。將蓄意推翻爾政府矣。將陰謀釀成革命矣。其自保爾領土。衛爾人民。並扶持爾社會之衰頹。與夫宗教之凌辱。勉之哉。勉之哉。不特此也。且嘗特派欽使。臂助地方官長。俾易偵獲異端。澈究奸慝焉。然則聖教會之初意。未始不欲以和平之手段。化除大禍於無形也。以苦口之忠言。促使諸侯之猛省也。史策

具在事實分明。乃無如世道已渝。人心皆醉。薰蕕同器。是非難論。餌以酖飲。視爲密友。投以良劑。適成水火。雖聖教會披肝瀝膽。推誠置腹。初則喚以警告。繼則諭以正道。次更動以危言。卒如明珠投暗。渺無影響。嗚呼已矣。苦心孤詣。人不之諒。滿腔熱血。鬱而莫伸。則舍以十字軍爲最後之公訴。蔑有他道矣。是卽科學中所謂反動力之作用耳。

且法王 Philippe-Auguste 斐理伯奧巨斯忒。前曾五次自告奮勇。請願以十字軍。征勦異端。豪情俠意。溢於眉目。乃不知坐而言。亦未嘗起而行。空谷佳聲。虛堪娛耳。虎頭蛇尾。前恭後倨。迨伊諾森第三欲其踐約出師。則又引避不遑矣。第在表面。殊未盡食前言。否認十字軍調遣之美名耳。蓋藉口於適與英人用兵於西方諸省。謂須傾召其全國之師。悉赴前敵。俾能追逐敵人於境外。而如聖教會能使英王允與法國停戰二年。並自担任十字軍一切軍餉。亦願爲率師効力焉。實則聖教會所有之財政。自聖地十字軍一役。大受損失後。已不復能勝此大担負。固夫人知之矣。維其如是也。教皇爲肅清妖孽計。不得不以教會名義。揭竿而舉義旗。果也。登高一呼。東北諸省。相繼景從。疾於影響。其故無他。爲應乎人心之所趨向。適乎輿論之所主張而已。加以此威嚴之命令。出自至尊之聖口。大足使一般人激發天良。不敢不俯首聽命。願任奔走之勞。而推想其前途之危險。亦必較遜於聖地之役。所需之軍費。亦不若前次之浩大。於是各地諸侯。莫不興高采烈。先後並起。大有怒潮澎湃。不可遏折之勢。致羅馬上下。聞之駭然。幾憂其熱心過甚。或越範圍也。

至於戰爭之事實若何。則與本書所論按察廳案。無甚關係。原可不爲記述。况戰爭之後。流血之餘。財政竭蹶。生計艱難。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瘡痍滿目。固所不免。要亦無足怪也。第有誓反教徒。或自由理想派人焉。特以反對公教之心。秉筆作史。不特偏護異端之詞。洋洋累幅。多於所記之事實。並特別製造蜚語。中傷教會。以漫無根據之事。大書特書。周內宗座欽使之罪。如謂十字軍之慘屠辦齊愛 *Hezors* 也。不問大小男女。誅謬無遺。人烟絕跡。鷄犬不留。而間有士卒。或恐誤斃公教中無辜之人。猶豫遲舉其槍。遂有欽使發一野蠻之令。曰。盡戮之。無畏。將來天主自能辨識其信徒。有以報之也。迄今學校教科書中。莫不轉載此語。以爲是卽公教污點之鐵證也。爲其所沒世不忘者也。爰特表而出之。不知此誠捕風捉影之談。烏足以損公教會真正之尊嚴威信於萬一耶。茲爲畧叙其實情焉。

當斯時也。如辦齊愛之公爵。不爲加帶爾。竭力左袒。而不堅抗義師也。則十字軍之行動。必已止於斯矣。不再以流血爲犧牲矣。而其所大欲。則僅要求以亂黨與無政府派之異端。縲入法庭。嚴爲詰究。而依據其時法律。大公無私。或將明正典刑。或判以相當之徒罪而已。又如各地人民。慨允交出異端。憑公懲治。而不私爲藏匿也。則十字軍亦甚願不動干戈。和平解決矣。惟其時之軍隊兵士。不論十字軍與否。皆人格卑下。智識薄弱。遠不如今日之兵士。頗能恪守軍律。服從命令。蓋誠如糜君所謂之。江湖匪棍有之。無業游民有之。盜賊無賴亦有之。輕舉妄

動類於異端。兇暴橫行。等之野族者也。猶之中國古時。無論王師叛軍。所募之兵。鮮有善良者。因以於謠譏。則有好人不當兵之奇句。而於人心。則咸有恐懼兵禍之存見者也。良以軍隊所至。荼毒生靈。姦淫擄掠。無或得免。卽有良將。道德高尚。出示嚴禁。莫能止焉。顧舍此。又無他種善良之人。替其職也。然則十字軍於搜捕異端時。或殺戮過當。或累及無辜。殊亦意中事耳。要皆出自個人之私意。而爲官長所嚴禁無效者也。教皇之欽使不云乎。軍中士卒。非不勇也。非不武也。特惜其僅以有形之軀體。與我儕相從。而不以其無形之靈魂。屬我公教。貌似神非。轉足有損我教會之名譽。其謂此歟。其謂此歟。

又如營中官長。方開會集議。運籌劃策。或預定翌日軍事進行之方針。或推測敵人將來之行動。聚精會神。討論研究。致無暇他顧。巡軍稍疎。則此輩崛強之兇徒。與夫婪財之宵小。遂違命私出。三五成羣。相率閒遊。而或遇不識利害之愚夫。依然獨行路隅。殊無恐懼之態。一如譏其無勇者。然因卽老羞成怒。或又念及阿堵。心爲之醉。於是追踵其人之後。乘其不備。出其不意。隨入其門。大肆擾攘。搶掠一空。態度兇狂。有如中瘋之人。如有人不幸墜入其掌中。則無異陷入虎阱。斷無僥倖生存之希望矣。惟以比較言之。則尤以瑪達肋納堂爲受禍最烈。官長聞之。莫不大怒。立率騎士。以長矛驢出城外。而若輩臨行時。猶依依不舍。似暢其所欲。更將此堂屋宇。付之一炬。以示報復而洩私憤。嗚呼。忍矣。

然則士卒之不守綱紀。擾及閭閻。固為能有之事。而謂教皇欽使。曾發野蠻屠城之令。其誰信之。不然。何以近今學校中教師。雖登臺講演此事。繪影繪聲。有神有色。一若曾親聞其言。出自欽使之口。確實無疑者然。爰特轉授於法國童子。以盡其先知覺後知之義務。而乃徵之其時史策。核之各種正書。均無有述及此事者。不亦大可異乎。如夏君 *Pierre de vaulx Cernay* 居君 *Guillaume de Puyjanrens* 特君 *S. Denis* 勃君 *Guillaume le Breton* 脫君 *Alberi de Trois-Fonaines* 南君 *Guillaume de Nangis* 所著之中古史記。以及米君 *Michari* 之十字軍偉著。其記述十字軍之歷史。皆可謂纖毫必舉。詳誌無訛者矣。何以反獨遺此至重且大之一端乎。豈皆欲獻媚於公教會。而有意為之諱乎。則又何各不相謀。而相同若是耶。且若馬君 *Momier* 者。非明明反對教會之人乎。何以於其所著之通史中。有謂衆人當信此野蠻口吻之命令。純為無稽之談。斷非出自欽使之口。必為多數著書者。隨意為揆爾諾欽使代宣者也。由是觀之。則孰真孰偽。自有公論。不辯自明。不攻自破矣。姑再退一步而言之。試問今學校教科書之所言。果以何書為藍本乎。蓋恐或有秘本古書。為博古家藏之石室。致淺識者未獲目睹乎。則曰。此乃十四世紀德國愛君 *Cesaire d'Austerbach* 之劄記。小說中所言者也。夫不問德人與法人較。孰為深知法國十字軍之實情。以三尺童子。亦不難斷論。已不屑舉以相質矣。第問以無名之小說。與堂堂之史記較。以不負責任之筆記。與名傳千古之正書比。孰有價值。孰為可徵。其有以語我來。况又試問愛君小說中。果如何言乎。則曰。其書中

有一節。謂有人云。欽使殊發此令。是真所謂人云亦云。人笑亦笑者矣。乃猶不自量力。欲鼓其蓮花之舌。竭其煽惑之能。虛張聲勢。欺己欺人。亦可哂矣。雖然。莠草可以亂苗也。鄭聲可以亂雅樂也。謠啄蜚聲。亦足以亂人聽聞也。幸有法國著名史家劉君 Inchaure 者。教育文藝博士會人也。已於其所著教皇伊諾森第三傳中。羅列證據。辭而闕之。甚為透澈。不亦宜乎。不亦宜乎。雖然。軍中騎士之利劍。一旦脫鞘而出。其能如陳平之宰肉。均平無一不當。未有過與不及者乎。猶之莎士比亞之肉券劇中。安東尼夫人所謂。能否以利刃。割其人之肉。適得一磅。不多不少者乎。十字軍人。是否悉如教皇之聖意。不稍違拗。或無誤會者乎。他如行軍之計劃。是否全遵聖旨。不使十字軍之思想。或越其範圍乎。指揮之官長。果皆各守良心。除克盡厥職外。雖明知某省某地。千鈞一髮。界以唾手可得之機會。而未嘗動其攫為己有之心乎。不特此也。一則各國諸侯。風塵僕僕。勞師糜餉。隨軍出征。難保無乘機取利之私意。一則欽使等疾惡異端。依稀不共戴天。未免有怒髮衝冠。激昂太甚之概。三則民氣積鬱已久。一旦勃然排洩。未始無矯枉過正之聲。雖此皆非教皇初意所逆料。要亦不能免乎。凡此則又別為問題矣。蓋本書宗旨。純欲於此已往之事實中。搜索其原由責任。以及所生之影響關係。而將聖教會之責任與地位。披而露之。無使埋沒不伸。含冤莫雪耳。豈為專論十字軍人之公案哉。

雖然。即謂有此矯枉過正之行爲也。則除聖教會。果與聞其謀。或熟視無睹外。亦不能以此罪之。

論說

按察廳之真相續

也。譬有某之僕焉。出外私殺一人矣。而或曰。某爲殺人者之主人。當負殺人之責任。此非不通之論乎。乃恭讀伊諾森第三之諭旨。則明明言其十字軍。常違聖旨。鹵莽猛進。良爲不憚。而欽使等亦或以存見在胸。或受旁人慫恿。往往激烈進行。越其職守。爰被伊諾森第三隨時申斥。或暗中監視。以阻其逾分之行動。或過當之劃策也。並屢次下諭。不准虐待俘虜。或多斃敵也。又雅不欲於未將都魯士公爵。開庭公審。證明奸謀。認爲有罪之先。懲而罰之。卽或查抄其財產也。更如對於十字軍中之一部分。越俎進行。除驅逐加帶爾外。並擾及南方之諸侯與公教中人也。大爲震怒。嚴加斥責。對於蒙君 Simon de Montfort 之率其軍士。勇往直前。將越範圍也。頒諭禁止。不准進行。以其十字軍之出發也。非爲覬覦諸侯之地畝山河。陽託攻乎異端之佳名。而陰在南方。實行其鯨吞蠶食之手段者耳。厥後毅然決然。命令收軍。雖由欽使軍官等一再陳說。力請延期。均不之許。蓋其維一之意向。原擬以十字軍。制服異端。消弭邪說。以期挽回聖教之危途。恢復靈界之和平而已。今既克如所願矣。則何如藏其弓。收其矢。俾知十字軍確無他項目的。而我教皇師出有名。堂堂正正。固不偏於政黨之方面。亦無倚於外交之方面焉。

一言蔽之。伊諾森第三。當時主宰之代表人也。道德神聖。出類拔萃。識見高淵。燭照天下。志誠堅決。金石爲開。既盡元首指導之職。兼竭救世覺人之能。首倡十字軍。殲滅加帶爾神矣。偉矣。萬衆同辭。赫赫我王。允作中流砥柱。明明元首。堪爲衆生楷則。造福社會。何可勝道。縱有纖介之瑕。

疵亦何損聖德於萬一。大哉教皇。道高德懿。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未完

傳記 聖心報聖教雜誌編輯所新屋落成遷移記

伊人

聖心報組織發行。迄今已三十年。譬之於人。適屆壯年。雖撫心自問。既無善良之智識。足以供獻於社會。又愧不善措辭。未能收生公說法之效。然歲齒已長。閱歷已深。尙知自立。當無不壽之虞。其亦可以無論矣。聖教雜誌出版印行。則僅五載。然其初祇十二張。半年增至三十二張。又半年增至四十張。並由小版進而爲大版。越歲又增至四十八張。一再擴充。頗見發達。而海內外長者。又不以孺子爲不可教。不吝齒牙餘慧。指教輔助。進行殊尙不遲。惟編輯所向暫設於震旦學院舊址。徐家滙。老天文臺。小修道院內。地狹事繁。似不甚適。而在小修院言之。邇來亦甚發達。新院舍又未建築落成。人多室少。不無局量窄小之嫌。徐滙院長顧公有鑒於斯。乃於修院門房之後。操場之偏西北。前本報社編輯所之西偏南。於去冬鳩工庀材。易築二層樓。中西式房屋五幢。業於陽曆四月中工竣落成。本報社卽於二十八日遷入新舍辦事。不幸是日天適陰雨。連綿終日。初頗憂天公何不做美。願院長亦於下午一時有半。冒雨而來。爲之祝聖。然不幸之中。尙有幸者。在新舊二所。卽在毗鄰。相距無幾步。運物尙不大難。其幸一也。小修院中諸修士。熱心相助。襄贊措置。其幸二也。未及夜深。而大概佈置已畧具眉目。嗣後逐漸點綴。姑不備述。現以樓上東二間。爲編輯室。中間爲會客室。西二間由本報社主任潘司鐸秋麓居之。樓下五間。二爲臥室。一爲飯

傳記

聖心報聖教雜誌編輯所新屋落成遷移記

二百五十一

廳。一爲爲本報社張。司鐸之休息室。一爲寫字房。南爲窗。北爲戶。前有平廊。一廊東盡處爲梯。拾級而上。通編輯室。窗牖皆南北向。光線四射。室頗瞭亮。所之南北。俱置草地。圍以石卵。而草色尤顯其蒼翠。間以時花。而青草益爲增色。地雖不廣。頗具逸致。夜闌人靜。則聞天文臺頻鳴報時之鐘。其聲清而厲。抑若有意擾人清夢。蓋臺卽崎於所之西。中隔僅一路。其旁關門。適與修院大門對耳。憑牖四矚。則覺花間養氣韻然。醒人神志。雖非山居。儼類野處。假令陶公再世。恐將詩狂酒醉於斯矣。設與洋場十里。相提懸擬。則大有天淵之別。一濃一清。相去不知幾千萬里。而在報社言之。本報社之編輯宗旨。固亦有異乎衆。蓋專以提倡公教。保持道德爲本務。實而不貴於華務。樸而不易其志者也。是以文辭祇求通暢。記事注重真實。不以豔畫奇圖。冠於書眉以炫燿。不定高價以漁利。孜孜兀兀。惟恐無裨於世道人心。甚期四海大雅。不吝金玉。匡而正之。庶本報社之發達。一如新編輯所之建築。而本雜誌或能復有改良之機會。益臻完善。則幸甚矣。爰於遷入之後。雜記其大概如此。並寓希望於將來之微意云爾。

少你斯將軍傳畧續 *Le Général de Sonis (1825-1887)*

漁人

以後居斐洲數年。宴然無事。地方平靜。享家庭之樂。凡事以身作則。令人景仰觀感。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有阿因馬提 *Ain-Madhi* 之征伐。少你斯此次又獲大勝。軍畧更著於世云。阿因馬提之征伐。實因會長烏來西提帥 *Qutub-Suh-Cheikh* 第一次率領土匪。攬掠奧蘭 *Oran*

南境。竟敢分三隊人馬。徑向拉古阿脫進發。逼近阿因馬提。將大行恣掠。少你斯得報。不逾四十八小時內。秣馬厲兵。整備一切。帶輕捷砲二尊。過山大砲二尊。聞敵人之數過於我軍五倍。軍械充足。精銳兇狠。人人畏之如虎狼。若不幸此次戰敗。則拉古阿脫定必大遭屠掠。勢甚危急也。

以是軍中頗有寒心。以爲旅長膽畧過人。未免有冒險性質。致陷遺誤戎機之禍。然而此次出征。軍隊皆已行挑選之精卒。行時緊密毗連。前後左右。一呼百應。不畏敵人之強且多也。行近阿因馬提。偵探隊前來報告敵軍情形。謂酋長戴岐尼（*Jimini*）兄弟二人。已將境地讓與敵軍。已在西拉拉要地（*S. Talla*）駐紮。專俟我軍到後。兩相撕殺矣。且云。明日我等必同旅長。死於沙地矣。夜間紮營暫宿。人人志忑不已。翌日二月一日天明。又促整隊前行。分列方陣。輜重隊及馬隊居中。行伍甚緻密。以防半途被擊。計行一時後。已與敵軍相遇。見敵軍佔一小山高處。頗有建瓴下窺之勢。其兩旁要道。亦爲敵軍截斷。自知深入險危。恐難取勝。忽生一計。見右有高原地。可以據守。惟上升之路。山石頗崎嶇絕壁。難以攀陟。少你斯出令。向右速登高原處。敵人見之。大呼得意。以爲我軍將投入網中也。於是敵人之鎗砲齊鳴。業已開戰。我軍奮力奪得高原。敵人亦欲來爭。已不及矣。於是我軍列陣還擊之。少你斯乘馬立山石高處。指揮出令。聲震山谷。桓桓赴赴。一望而知爲良將也。

敵人見我軍居高臨下。奪其要害處。如是迅速。詢爲所不及料。於是驚且退。然彼之人馬。其數勝於我軍五倍。我軍以一當五。敵人之氣勢尙盛。兩軍劇烈爭鬪。計一時半之久。敵人不能支。舍高原而退。陣步尙整齊。恐將有他變。我軍此時。初次敢用沙司布快鎗 (Chassepots) 機關大砲亦轟轟烈烈。大壯武力。敵軍經此次鏖戰。一時半之下。遂大敗。紛紛鼠竄。三次敵人來衝我陣。冀奪我高原。三次敬以炮火閉門彈。一次。敵人將奪得一某空地矣。少你斯卽上前逐出之。待至十一時半。敵軍全體敗退。戰場上留有死者百餘人。傷者三百餘人。少你斯緊追之。不稍寬懈。一連六日之久。至盡行驅散而止。

事後。整隊回至拉古阿脫。蓋不料竟得生回舊地也。時署理斐洲巡撫。以征伐事詳告政府。內稱。旅長少你斯君大勝敵人。大有功於我國。聲名赫奕。遠近咸知云云。

後屢遷騎軍第六旅長。職任綦重。竭力整頓一切。時天主賜其親見幼弟回頭改過。遵守教規。并善爲子女等。各得良善教育。各自選擇聖召。以之成家立業。未幾。法國與德國宣戰。少你斯預料有此戰事。亦預爲本國擔憂也。

果然不出所料。宣戰後十五日。德軍長驅直入。進法國內地。少你斯君之首二子。在營從征。第三子年僅十六歲。亦自請願從軍。少你斯君大喜。致書於友人曰。我輩軍人。須顯出忠於國家大事之善表。須犧牲生命於疆場。方不愧爲軍人資格也。少你斯奉命。尙守斐洲僑地。不得回鄉。

出戰。屢上書陸軍部。請召回法國。救國急難。然政府以斐境敵氣未靖。非少你斯名將坐鎮。恐回人時有蠢動。至十月二十日。接到部文。升爲師長。并准回國助戰。卽與愛妻及兒女等作別。其致斐洲該處本堂司鐸之函有云。神父大人臺下。弟與神父握手言別。直向死地前往。毫不畏懼。拙荆與豚兒輩。自有天主代爲照顧。弟悉托其掌管而已。

十一月一日。致書於某友曰。凡天主欲儆戒訓囑我人。天主之儆戒訓囑。實行威嚴赫赫。至尊無上之勅令。目下法國所接得天主之儆戒訓囑。無非證實余言之非謬也。弟惟求天主賜我等手持鎗械。目向上天。挺胸向敵。口呼法國萬歲。而於疆場云。弟此次之往。若非天主施救。自知必往死地也。

雜著 說改過 譯耶穌會學報

漁人

未完

慨自人心不古。世道衰微。罪惡蔽天。公理汨沒。幸人之良知良能。尙未泯滅。迨盡加以天主之默。屬聖寵之扶持。雖過惡重深。昏昧一時。卒能憬然醒悟。出幽冥而登光明。洗心滌面。改革自新。古今來作聖成賢之基礎。卽由改過之日爲始也。惟改過自新之理由。隨機應變。人人不同。其感觸之情景。既異。斯懺悔之堅久與確實。亦可變易。譬如聖保祿宗徒之歸化。本爲仇教黨魁。催逼古教元老。磔死聖斯德望。副祭者也。一旦改過後。成爲基利斯督之大宗徒。顯揚耶穌聖名於異教人之前。且自己亦流血捐軀。以証耶穌爲天主真子。又有如撒瑪利婦人。適遇耶穌。倦乏休息。坐

於井旁。一聞耶穌揭明彼之隱惡。卽深信耶穌爲默西亞。從此改行率德。不復再蹈前日之淫惡陋習矣。又如外教人之見致命聖人。如何赴死如歸。樂就刀鋸。如何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信德至死不肯拋棄。則一時驚訝不已。未幾亦當衆自認爲天主教民。亦自願受刑致命。雖有親朋勸阻。毫不變志矣。又如聖儒斯定者。專事研究宗教道理。孜孜兀兀。幾廢寢食。以探本窮源。貫徹聖教至理爲目的。一旦覓得真教之確實証據。則拳拳服膺。甘心致命而弗辭矣。又有如聖方濟各五傷者。甘棄家產財物。終身爲一貧苦修士。爲聖教棟樑。爲信人表率。又有如聖方濟各者。一旦感悟聖依納爵之箴訓。辭棄大學院教習之職。成印度東洋之大宗徒。以救人靈魂爲惟一職務。又有如聖女德肋撒者。年屆四十。忽蒙天主特照。將世俗之習氣思想。一律辭謝。自稱爲由死而生。得有改過之日。又有如路易士瓦利愛。Louise de la Vallière者。舍王后之位。入聖衣會修院。終身愛慕耶穌以死。又有如恩利格第四者。背棄誓反教。回歸天主正教。又有如路易十四者。因賢婦門德農之箴規。Madame de Maintenon 自知追悔前非。謹守聖教規誡。不復縱慾敗度。有玷聖教美名。又有如杜爾達許以司夢者。Durtal-Huyssmans 忽一朝富衆宣言。謂久已與情慾戰爭。目下旣投天主懷中。不知行何種補贖神工。始可將功贖罪。中悅天主聖意。又有如高貝君者。Copée 歷盡千辛萬艱。鬱鬱不得志。由苦楚磨難中。豁然猛醒。始知幼時所得之信德真光。躍躍微明。自願以後日誦聖教經文。與貧苦之婦女子弟。雜居聖堂中。喃喃祈禱。苦身克己。如出兩人。

矣。已上所指之聖賢表率。僅舉一反三。以見改過之感觸理由有異。而改過成聖之可達目的。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記何先生理中

上海公教進行會周銘初來稿

吾國人富於道德心。受聖賢之教。久而勿失。不可謂非神州禹域之榮譽也。近年來。道德衰息。愛群濟世。幾幾乎爲世非笑。非積之有素。心堅力果之士。鮮不合同於流俗汙世。而以道德爲諱。遂致負其初心。卓哉何先生。不爲樂利主義所劫。率性而行。其爲斯世道德一線之延。功其偉矣。先生姓何氏。理中其名。粵之南海人。乃祖乃父。均係長者。以博愛爲家訓。先生秉承庭訓。弱齡有濟世心。會父病。誤於庸醫。先生痛之。思以醫濟世人。俾無抱己身之憾。乃精研英吉利文字。舉西醫書。習讀之。性聰穎。一書寓目。輒不忘。積久。術益精。以西法製中藥。凡十餘種。施輒奇效。乙巳歲。滬學會之設。先生與其列。且爲羣倫之冠。德意志醫學博士寶隆。在滬設醫學堂。先生復往學。試冠其曹。名益愈顯。馬公相伯。宗教家之泰斗也。先生往師之。得宗教書。研究生死之奧義。歎爲儒書所未道。遂受洗禮。而爲天主教信徒。先生學既成。思引其濟世之志。其時滬南有新普育堂之設。病老貧廢。咸收養而療治之。先生往見其主任陸君伯鴻。請以醫務自任。匪惟不取酬謝。且月必以多金助施濟。更出貲助建割治室。其樂善根於天性。有如此者。鄰舍災火。先生祈禱而返風。及有慈善要需。獲儲蓄票之意外鉅金。助其善舉。雖涉神奇。要亦感而遂通。造物主之有以成其濟。

世之志也。夫以舉世詬病道德之時。而先生毅然行之。俾道德不墜於地。其亦晚近之麟鳳。橫流之砥柱者歟。敢述盛美。而爲之記。民國五年四月無錫周公鼎銘初氏謹記。

河南葉氏南陽續修族譜序

河南葉氏南陽續修族譜序

族譜者。譜一族之所自出也。其意蓋爲使一族之人。各知其所自出。而油然而生其孝悌之心。親親之念也。我河南葉氏南陽族譜。譜葉氏之族也。自我五十九世祖騰蛟公。析居葉家河。黃荆村。十二墩。起家立業。置田二千餘畝。子孫繁衍。極盛一時。旋於有明萬曆間。避馮夷之禍。家人離散。莫知所至。惟大瑗公在墩守孝未去。至大十三世祖方青公。徙居仙鎮。爲賈不利。日趨貧困。而至開源公始認識真主。皈依公教。卜居挖子溝。又河口。是爲河南一世祖。經商廣州。生四子。一龍。一鳳。一章。一鱗。一龍長。隨父放洋。歸後。回挖子溝。重興家業。相傳至今。綿綿不絕。而及我六十四世祖周玉公與周棟公。尤更殷富。較在墩時。有過無不及。六十九世祖宗達公。又恩試中式二甲。鄉里重之。其胞弟宗适公。初在香港學堂肄業。旋赴外洋。留學羅馬。晉陞鐸德。派至湘南長沙傳教。聲望頗著。繼有德瑞公。負笈遠洋。亦升司鐸。不壽。七十一世澤南公。在湖南洋務學堂肄業。亦於光緒辛卯十六年。晉陞鐸品。嗚呼。我葉氏先祖富而貧。貧而結識真主。結識真主而又富而貴。更有三代出任司鐸。抑何奇妙之甚耶。鈞在外奔走垂四十年。不與我伯叔兄弟聚首久矣。近以衰老回籍。得與我伯叔兄弟朝夕相晤。幸何如之。而閱我葉氏族譜。不禁恍然有感。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喜者何喜我伯叔兄弟雖多有散處各方者而觀乎此譜如在一室也憂者何憂此譜所載未詳如請先祖之誕生年月諸祖墓之所向方位以及歷代之支派頗多遺漏也我伯叔兄弟亦皆斤斤以此爲懷擬補而正之各自奔走搜羅三載資材具矣願又絀於經費未能速成漢川幹棠先生聞之慨助巨款並襄贊纂修不數月而事竣讀罷之餘狂喜無既宛見我先宗先祖伯叔兄弟皆在目前嗚呼我伯叔兄弟讀此新譜孝悌之心親親之念必油然而生矣即非我葉氏伯叔兄弟讀此葉氏族譜孝悌之心親親之念亦可油然而生矣因雜書如上以爲葉氏南陽續修族譜序七十三世孫鴻鈞謹書

近事

羅瑪之部

三月六日羅瑪合城本堂司鐸及各修會四旬講道司鐸觀

見教皇教皇用大禮彌撒中正祭降福六品求善誦聖經之經文畧加演說謂汝輩不日所行之職守即往宣講萬日畧聖經也朕亦祝汝等望天主在汝心中於汝昏上使汝誦彼之聖經須合汝職位善悟見解及有益○四旬期前教皇手諭總理羅瑪事務代教皇行權樞機那比利公畧曰樞機大臣台照朕職司天下生靈爲其鑒牧承上主託付之重常以和愛二字訓天下目下見歐洲戰霧昏黑各地不得安靖朕萬不能作寒蟬啞噤默默坐視而無言者也爲此開戰之初朕再三勸交戰團速即卸甲棄戈言歸於好早重人道主義總有挽回之法朕之不憚煩勞憂心如搗再三舌敝唇焦向各交戰團曉曉不休者不啻如見一家兄弟數人鬩牆械鬪怒氣汹汹

鄰人無法阻止。適老父自遠外歸。一見械鬪情狀。卽冒性命之危。躬親投入諸兒干戈之中。哀求兩方面速卽停鬪。朕屢次用天主名義。哀懇交戰團不復從事殺戮。速卽明明要求如何賠償損失。將能行與合宜之條件。各自明明開錄。雖兩方面要求之條件。過於酷烈。然果爲各國利益均沾者。務須犧牲一切。私心自利等起見。務須去得淨淨。爲解救各交戰團不復衝突撕殺。惟存此獨一門徑矣。如此可望覓得公義與和平。可使各國同歸於和好。日久不復擾攘。惜至今朕所有勸解之心。無非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戰爭仍劇烈進行。黑暗愁慘。不見停止。然朕仍不憚煩言者。蓋我盡我心而已。朕萬不能從此默默不言也。家中多數兒子。不幸遇有鬪牆之禍。爲父者不能不挺身投入諸子中。責以大義。懲警通告。不能因諸子不聽父命。遂可垂手旁觀。坐視諸子之自相殘殺而不顧也。至今朕呼召和平之聲。媾和之音。尙未見聽採取。然願調和之影響。交戰團聞之。心中不啻有香油爲之滋潤。激治矣。天下聞之。莫不翹首歧足。速望和平幸福。及早惠臨。及早恢復矣。爲此朕再三高聲大呼。號召和平之速來。蓋此歐戰之大禍。竟可謂歐境文明進化之自相殘害耳。朕仍費盡心機。設議調和。待時機一熟。必達目的而後已。近日羅馬本城有一等熱心女教友。發起一種團體。擬於四旬嚴齋期內。加倍祈禱。克苦等功。求天主速賜歐戰解除。此事素與朕提倡公衆祈禱之諭。若合符節。爲此朕竭力贊成。深加褒勉。并降遐福。祝其必臻完美成效。朕今申明此意。布告意大利全境。布告歐洲交戰團各國。使皆聞風而起。與此等祈禱補贖團聯

合。此爲最合天主聖意。最切社會心理。凡軍人之母女妻妹等。一見戰禍之毒氣。莫不切齒痛恨。若果善爲聯絡。一致贊成進行。則催迫上主。必將速允所求。凡諸聯合此團善行祈禱及補贖諸工者。實愛德中之最上事業也。行此善工。須求致命之后及痛苦之后瑪利亞。轉達蓋瑪利亞犧牲獨一子之性命於天主聖父。又親立十字架旁。勇毅卓絕。因此爲世人之母。天地之后。爲世人立表。令人景仰則效。彼女教友等今日之遭遇。頗有相似痛苦之后之處。際此國事危急風雲慘黑之中。欲挽回天主聖怒。凡事以祈禱及補贖爲先務。其次則多行神形哀矜賑濟貧困無告之人。爲歐戰中斃於軍場之軍人求主。其中立國聞此聯合新團。欲與一體進行者。儘可組織入團。爲此朕特命汝將朕降彼等以宗徒遐福之意。再三申告傳諭。此諭三月四日由瓦諦岡宮發教皇本篤十五。○宗座大事錄載教皇致法國鮑爾道總主教樞機安奪利院公之諭。畧謂教皇近見斐洲販賣奴才之惡俗。至今未行斷絕。故請該樞機以後繼續前教皇庇護第九及良十三之諭。仍嚴行禁止陋俗之傳染。并命每年一次於三王來朝瞻禮本日。在屬下諸聖堂。公行募捐贖奴款。以便立成贖奴會。救該處奴隸出淫威虐待。而享自由之幸福云云。○教皇頒賜一萬哥耶納(奧匈銀幣名每個合中國大洋三角半之數)爲賑濟塞爾維境內遭奧匈軍隊佔據後。貧苦無告受災畸重之民。○二月廿七日。教皇本篤十五。以傳教部總長樞機主教螯底 Gotti 公。耄老衰弱。呻吟床第。其於傳教聖部職務。有不能復掌之慨。詔樞機賽辣斐你 Sorani 公。代理傳教

部部長職務。公以一八五二年八月三日。生於羅馬。進本篤修會。殊早。一八七四年六月十六日。發願於許白哥。閱三稔。十月廿一日。晉秩司鐸。亡何。改授主事。一八八二年十月。未幾。升任總裁。一千九百年四月十九日。被選爲斯波來脫總主教。以代巴公 *Passani* 之任。五月六日。下車就職。一千九百零五年。奉命使墨。宣布聖德。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簡放賽婁西總主教。一九一四年五月廿五日。教皇庇護第十。開御前大會。詔公及今上本篤。同爲樞機。三日後。奉旨賞戴紅帽。銜爲聖女則濟利亞殿之樞機。○三月十九日午後三下三刻。樞機整底公。薨於羅馬。從此聖會棟樑。又摧折一個矣。按樞機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生於及央。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晉升司鐸。一八五八年。進聖衣會。棄俗修道。一八七一年。經衆修士選爲該修會總會長。一八九二年。出任貝德拉總主教。一八九五年。升爲樞機。一千九百零二年。入傳教部。總管天下傳教事務。樞機享壽八十有三。上次選舉教皇時。初次投票。樞機得票甚多。○教皇以賽公。既擢爲傳教部部長。乃命樞機法公 *Faltonio* 繼長修士部之任。○法國在土國開戰後。被敵俘虜之軍士。一時毫無音信。被俘虜之家人。開明名姓。呈請教皇。設法調查。經教皇將該名姓。送至公斯。當定諾堡。教皇之欽使處。請土國政府調查。今被俘法人之確實名姓。業已查獲。而轉致家人矣。○比國陸軍部局長弗來林氏。以犯間諜嫌疑。德政府判決死刑。嗣以教皇調停。乃減死刑爲終身無期徒刑。○奧國軍中宣慰司鐸特君 *Charles Drexler* 被虜於俄軍。誣爲間諜。將行鎗斃。而教皇之調停。咨文至。申辨其無罪。俄政府接咨後。不特收回判詞。抑且還其自由。然則列強之尊敬教皇。於此。

可見一斑矣。

本國之部

○北京 柵欄味增會修會業誌上期本報。聖母會省修院。即在墓基之旁。凡自豐臺搭車往張家口之旅客。其幽雅之修院。可在車中遙矚之。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四月。岡弟大修士應北京達主教之請。率六員自法首途來華。主持南堂華法學堂。閱二載。三月立柵欄孤兒院。又二年。會疫起。修士染之者。殊不乏人。岡弟大修士獨任看護之職。精力交瘁。卒以自傷。五月五日。溘然而逝。悲夫。一千九百年。拳匪變起。柵欄爲墟。嗣後監會修士之居。或在上海公學。或在北京公學。無一定之地點矣。厥後省會長之居所。亦然。但關於該會修士事業。其緊要各機關之執行。不得不立一省院。屬於本地本會長之下。扶植各種甫興之事業。而避靜之修士。大半亦能會聚於此也。修士欲覓得相當地址。自然注意於柵欄一邊。况中國聖教史中。柵欄之名。班班可攷。彼修士豈肯忽然忘之乎。故經營七載。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至一千九百年。備嘗艱苦。立孤兒院。育嬰百有五十名。成績卓著。聊可自慰。岡弟大方濟各安德肋三修士。至柵最早。及熱心致命。始與其他修士。卜葬於此焉。費利濟德修士。熱誠之心。純粹不雜。忠貞之志。百折不撓。致命而卒。時人悲之。厥後有修士。將致命流芳之士。與夫死於拳匪之孤兒。可二十人。會集作傳。垂昭後世。若輩身受刀刺。體無完膚。死而投諸井。聖心像亦擲其中。不亦哀哉。夫各方面之利益。姑舍諸不論。僅以集中傳教之事業。及聖教之勢力。而引起擇地者之注意。一端言之。其功績已

近事

本國之部

不鮮矣。昔日孤兒院舊址。今建味增爵修院。巍立高聳。瞻觀殊壯。此外尙有一地。面積有五愛克帶爾。東至墓基。西界京張鐵路。南達大道。北鄰花園。不啻特爲主上所留置。以復興省院之舊址。而保護其各種締造之事業者。原是地之取得。尙在一千九百十年正月十八日也。既有廣場。立興土木。躬親督飭。指導建築。以是工程之進行甚速。半載之間。大廈落成。且於建造之際。又無意外之險。未始非上主冥冥中庇護之所致也。四週圍牆。可八百邁當之長。讀書修士。初學修士。各有天井一處。以備遊覽。而爽襟胸。誠以彼等隱居。非是不足以養其氣。而壯其力也。修士之年長者。則園中各處大徑。可以任意走觀。至園景之幽雅。佈置之異特。苦無生花之筆。一一描摹而出之。修院人數衆多。滋養食品。其需自夥。而菓菜等物。類皆取諸園中。未嘗有缺乏之日。然則其園之大。可以想見矣。耶穌聖心像。已從井中撈起。建立於園中大道上。奉爲修院之保護主。掬誠祈禱。必應所求。修會分補習科。初學院。讀書院。及修院。四部。各部自劃一區。絕不連屬。聖堂建於中央。無外表之裝飾。一入其中。對於天主及聖事之熱心虔誠。莫不油然而生。其構造之式。甚合聖母會修士之堂。以恭奉聖母。故定其名曰致命之后。一千九百十年十一月一日。修會落成。林主教躬臨降福。參此大禮者。縱經歲月。弗忘其盛。聖母會修士之創業於柵欄也。其目的有二。養成教師。爲各堂口學校之木鐸者。直接之傳教也。以中法學校。擴充聖教之勢力者。間接之傳教也。異途同歸。閱者察之。○直隸。承德府有司。以政府名義。既贈仁愛會修女千金。曰。外教男女

養老院。姆姆肯任其勞乎。如承不棄。首肯担任者。敢問建築院宅。及經常費用。應需若干。僕當力籌之也。姆姆答曰。上海新普育堂。成績卓著。治下興此善舉。師之可也。夫天主教仁愛事業。其爲外教人所器重而信用。卒致民教畛域。逐漸融化者。未始非吾主默佑之功也。○正定府。北京法文公教報。載有正定府某傳教士投函一遞。記述直隸西南境內。歷來嬰孩臨終受洗事。源源本本。甚有意味。茲爲轉譯如下。以嚮閱者。直隸西南境。歷來嬰孩臨終受洗。爲數甚衆。三十年前。每年常有二萬至三萬五千之譜。並有一年。曾增至四萬許。惟在拳禍之時。降至八千而已。閱者或不信有若是之衆多乎。則試閱我下文。即可恍然自悟矣。蓋昔者死於一八八三年之意人。加得喇公爲主教時。對於此事。甚爲注意。嘗向人曰。我真無用之工人也。我之所以來中國者。爲付洗救靈耳。今乃所獲寥寥。於心甚愧。然至少設法。引導若干嬰孩之靈魂。登升天國。以獻天主也。並以此意。告之傳教士。而傳教士復轉委諸熱心教友。俟遇機緣。代行付洗善舉。於是有多數男女教友。盡心竭力。四出奔走。專以引導兒童靈魂。歸入天堂爲職務者矣。有某傳教士。偶在一教友家借宿。見室中壁上。懸掛小黑牌多枚。不解用意。旁有一童謂之曰。神父不解此小黑牌之爲用耶。蓋卽兒用以計吾母親經手代洗嬰孩之數目者也。又有一次。在另一教友家。見一桌上。四周排列偶像若干。中置一瓶。內盛黃荳。約半瓶許。教友亦指而謂之曰。神父。此中黃荳。卽用以計吾經手代洗童孩之數目者也。蓋吾代洗一童。必加一荳也。雖然。何以致此效果。有若是多數之

受洗兒童乎。則請先言二事如下。一則中國兒童。每年殤亡於天花者甚衆。恐一村千戶中。必有五十左右。二則中醫視病。實甚簡單。除診脈外。僅須開一藥方。或給少許丸藥。或用針灸而已。且針灸之法。殊頗有效。西傳教士。亦多信之。而尤於霍亂吐瀉等症。爲最宜。總之閱者。既知有此二事。則對於教友代洗事業之得手。與兒童臨終受洗之衆多。不難推想及之。無庸詳解矣。然教友從事此種代洗事業者。亦分二派。一爲在本地者。一爲往外地者。大凡前派中人。皆係女教友。或年長之婦人。或青年之女子。或孀婦等等。惟男子中。向操醫術者。亦有担任本地代洗事務。不往外地者。此等女教友。對於代洗事業。均甚熱心。且亦各識幼科醫理。專治小兒一切疾病。自晨至晚。附近居民。携抱兒童。踵門求醫者。常絡繹不絕。並有請往家中診視者。昔有某村某女教友。名聲甚大。會將縣吏幼子之大病醫愈。縣吏甚德之。先是縣吏夫婦。膝下祇生一子。年齡尙幼。鍾愛備至。忽臥床呻吟。患疾甚劇。雖延多數名醫診視。卒無效果。聞女教友。各遂以大官轎來請。女教友。女教友辭之曰。我乃村中之窮婦人耳。如有小兒臨終。囑爲代洗。固所願也。若欲我往醫治小兒疾病。則我何能也。縣吏復遣女僕來請。不允如故。翌日。官轎復至女教友門前。則縣吏夫人自抱其幼子來矣。女教友不復能却。遂先將小兒患病情形。審問一遍。然後在小兒身上。灸以數針。並給丸藥數枚。謂此兒之疾。必能痊愈。三日後。縣吏果又遣人來謝。並餽禮物多種。銀洋若干。謂其子已霍然復活矣。女教友謙遜不受。曰。日前所與之丸藥。皆爲傳教士給我者。至所灸之數針。

則甚易。並無何等價值。故實不能受此厚報。卒以堅辭不獲。乃受少許。後晤傳教士。卽以此事告之。叩其在良心上。能否接受此等禮物云。至此女教友善醫之名聲。何由而大。亦非無故。因平日女教友。每見鄰居有小兒患病者。卽謂之曰。我有傳教士所給之丸藥。在汝欲取與病兒一試乎。既而兒病痊愈。於是女教友之名聲。亦漸傳播矣。又教會中。有一醫書。發給男女教友。書中記載中國各種藥品之性質。以及用法。服法甚詳。並引多數事實以證。如某兒前患某病。因服某藥而愈。某童曾患某疾。以飲某劑而痊。故諸教友按書給藥。每見成效。傳教士因嘗謂其教友曰。如兒童之疾。非至無可挽回之地步。慎勿卽爲付洗。祇須授以丸藥數枚足矣。否則如果無復希望。可以救此兒童之生命。則試以聖水洗之。以救其靈魂可也。實則在後者之境遇。爲母者甚願其垂斃之兒。速領聖恩。以期天主或亦兼救其生命於萬一。而女教友於念經代洗後。又往往謂之曰。某時姑再服以丸。翌日再來視余。然翌日。天主已僅收救其靈魂矣。並有多數鄉愚。以爲付洗一事。亦僅治病之一種法術。爰皆請爲病兒付洗。而不知此實爲拯救靈魂。登升天國。不二之法門。近來教友日多。民教關係日繁。公教智識。亦漸普及。此等誤解。始漸稀少。更有多數蠢夫。則聽信謠言。恐付洗中含有不良之意。或於兒童有害者。故必俟兒童病至極點時。始請教友醫治。並提出條件。謂除針灸與丸藥外。不得有他種行爲。否則寧待其棄世也。而在往昔。竟有造作蜚語。謂付洗之後。卽將其兒之心目挖去者也。日前有一正定府女子年十六歲。受洗尙無幾時。猶

近事

本國之部

謂余曰。屢聞人言。傳教士與修女等。有欲挖去兒童心肺者。夫此等無稽之談。固不值智者一笑。惟好人難做。善事難爲。於此可見矣。如昔有某孀婦。見其鄰居小兒。患病甚劇。熱心好意。慨爲醫治。無如病根已深。藥石罔效。乃以聖水洗之。未幾兒童棄世。鄰居之人。反誣孀婦居心不良。有意毒死其兒。糾集多人。馳至孀婦處。大肆咆哮。拳打足踢。慘不忍睹。孀婦勢孤力弱。祇得忍氣受之。後有某教士。詢其痛苦何如。婦曰。神父並不痛苦。我雖當時不與計較。但私自語曰。任爾毒打。可也。爾子已受聖洗。爾已不能阻止。其至天主前享福矣。此外更有多數人。雖不願女教友付洗。其兒童於病危之時。而俟其僅成一息時。携往求爲付洗。曰。汝謂受洗而死者。得入極樂之國。不受苦難。今吾兒既無福生。存世界。祈賜其死後。得享幸福可也。總之女教友之從事代洗事業者。皆係一片熱忱。拯救靈魂。既不向人索錢。亦無教會津貼。僅由傳教士。每年贈以聖像一幀。十字架一枚。或書籍一本而已。惟積少成多。教會每年此項開支。亦達一千至千五百法郎。則亦足見人數之衆多矣。以上皆係婦女方面。今請續言男子方面。易言之。卽至外地代洗者。此等職員。大凡自公教學堂內。教師中選充之。在學堂暑假內。派赴各地。惟其時仇教之風。尙未全息。故外面僅稱醫士。每至一村。卽駐足於茶館內。先與本地居民。攀談一切。探問習俗。並謂携有上等藥品。專治小兒病症者。於是附近居民。有病兒者。咸來求治。乃或救其生命。或拯其靈魂。一如上文所言。無甚大異。惟此等教友。每月由教會給予法郎十枚左右。膳費旅費。均在其內。今余於此。忽思

及一事。有多數外教人。往往於兒童垂斃之時。卽拋棄路中。則如此等代洗教友。旅行遇見。亦必亟爲代洗。送至天主之前。卽如日前此間修道院長。偕其弟子。出外旅行。路中遇見一婦人。慟哭甚哀。曰我的孫兒呀。我的孫兒呀。視其身旁。有荷包一只。乃知此中所貯。必其孫兒之屍首。特於未埋入土之前。一哭以悼之耳。不覺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因卽駐足其前。進以溫慰之辭。忽見包中之兒。雖奄奄如斃。而一息尙存。於是修道者。卽馳至河旁取水。而由院長爲之付洗者也。總之於此代洗事業中。最要緊者。莫如藥料。蓋皆藉此發生信用。而後可着手代洗故也。在中國習慣。每年十二月。各地藥料。必運至直隸冀州大會。於是四方藥商。皆至該處選購。正定府教會。亦派人至該處購買。每年約費一千五百至二千法郎。及至翌年春季。乃將所購藥料。大半磨碎爲粉。製成丸藥。俾使小兒飲服便易。每丸所用原料。少至三四種。多至十五或二十種不等。然後細心包好。分別置在小筐中。各傳教士出外時。卽携取若干。親授男女代洗教友。而有時攜帶太少。不敷分給。某教友謂之曰。神父。我今後不能代洗嬰孩矣。以往我藥告罄。外教人卽無有求我者矣。蓋在外教人方面。亦知此等藥品。係傳教士所給者。以爲傳教士。皆係醫士。而兼製藥者。不知其專以醫救靈魂爲宗旨。故俟代洗教友藥丸告罄。卽不復踵門求醫者矣。至論各種藥品。則門類甚多。不勝枚舉。卽以正定府教會。將所購諸藥品。陳列曝曬言之。則見各種異花奇草。樹皮樹根。以及蛇皮龜甲等。形形色色。莫名其妙。而華人甚信醫書所載。按脈投劑。有時竟獲大效。如

前年余與某君在該處參觀各藥品。忽有一教友抱一病兒來。請某君醫治。某君按脈片時。問悉病因。即謂之曰。試取某某等七種菓子。每種七粒。余隨口問之曰。何以每種必欲七粒。豈不可多一粒。或少二粒乎。某君曰。神父姑俟之。我今將此打破。合成一團。置此病兒掌中。如五分鐘後。兒身出汗。其病即可痊愈。未幾果有大粒之汗。發現兒身。余乃大奇。及至翌日。則見此兒已與羣兒嬉戲如常。霍然無病矣。更有一事亦頗奇異。試亦誌之如下。某藥肆中有一老翁。凡有閒暇。必至外間。收拾各種野草。及菓子等類。教會中司賬司鐸。戲謂之曰。汝天天拾取此等廢物。我將爲汝專築一室以容之矣。老翁遂指其手中之草。而答曰。神父。此卽爲醫某病者。彼卽爲治某疾者。若運往冀州售之。當可得善價矣。一言蔽之。中國習慣。頗多玄渺莫測。醫藥卽其一也。而代洗教友。因此得救多數嬰孩之靈魂。登升天國。其於中國公教前途。不無裨益。我儕傳教士。爰於嬰孩瞻禮。除祈禱時。背誦小友爲吾等祈二句外。並曰。小天神祈爲中國祈。俾其日進文明。結識真主云云。再者昔有王姓一家。共有七房。父已去世。僅有老母一人。首先受洗。其子七人。皆甚孝順。惟老母嘗勸其受洗。結識真主。兄弟七人。雖皆不敢違拗。但允姑緩數時。久未領洗。一日老母病篤。謂其子曰。速請神父來。次子卽慨然代表諸兄弟。允曰。如神父來後。能愈母病者。我等皆連袂爲公教子矣。未幾。神父爲病人虔誦終傳經。並送臨終聖體。不數日。母病大愈。次子卽首先踐約。領洗歸正。並送其長子及媳婦。入修院修道。旋又使其子女及妻。一併受洗。計於三年之內。王姓七房。

男女大小均相繼領洗入教而其同村中有一孀婦亦熱心付洗教友謂余曰我早知王家之人遲早必爲教友蓋村中已有多數嬰孩受洗升天爲之代祈矣余今亦可取其意而易其辭曰我知中國遲早必爲公教女蓋已有多數嬰孩之靈魂被救在天日日爲之代祈矣○山東 歐戰勃發禍及東魯青島爲德人經營之埠日本藉口保持東亞和平乃遣艦隊圍攻蕞爾之域醉翁意不在酒識者早知其欲圖者非在彈丸之島也然當攻擊之初居島及其附近者莫不惴惴恐懼一若大難賁臨靡有遺子者然顧其禍却不如是之甚今請一述之幸勿視爲明日黃花焉日艦來島膠督力禦炮彈橫飛火光燭天則人民之恐慌自然不免所遭之損失自然不少島上之傳教會亦受巨損牆垣坍塌數處窗牖震破殆盡一日德國教士方在聚話一彈竄入火星閃爍雖不傷人然亦險矣時西齊斯蒙 *Sigsmund* 司鐸看護傷兵身染痢疾且以傳教熱心之故卒死於難修女之頻於險者亦不乏人一日有四十位修女會聚廳中炮彈陡入除重傷二人外皆未及焉膠督待修女意極殷勤嘗聞方濟各會修女無一死於難者頗形喜愉也至青島一役未始無優美之果膠州居民見傳教士之舉止純合乎正道乃皈依聖門掬請受洗實繁有徒焉○山西 黎城縣來函云吾黎僻處山隅風氣閉塞公教道理素不聞知庚子年後始聞有至真無之二宗教來華已久未幾公教司鐸又遣人前來開導民智辯明真偽於是信教者日見增多上峯特派常川司鐸王公來黎啟迪羣迷使認正道不數年王公另任繼其任者爲泰西司鐸費

公爾。惠才德超衆。熱心非凡。下車伊始。卽以黎乃新入教地。非信心較深者可比。將黎民獻於耶穌。聖心使之棄邪歸正。對於教衆。無不諄諄勸導。以堅信根。雖舌做唇焦。跋涉山水。亦所不辭。不數載。信教者日增月盛。大見進步。遂邀上峯允准。建立聖心大堂一座。以謝點化黎民。棄邪歸正之大恩。開堂之日。教內教外。無不恭送匾幃。以表祝賀。由此可見費公之恩愛。非特施諸教內。卽教外之人。亦無不被及也。公在平日。素以救人爲己任。邇來翻閱公教報紙。見進行會甚有利於教衆也。乃竭力提倡。設立分會。掣肘之處。所在固多。然公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卒得克告厥成。一切規則。無不盡善盡美。而教友之信心。亦日見深固。蓋皆公一人勸導之也。公又以處此競爭之世。欲謀教務之發達。非辦學校不可。乃於進行會開會。提議設立國民學校。以成全教友愛教愛國之熱衷。今春着手開辦。一切功課章程。皆依公教學校辦理。甚有秩序。加之教員學生。均勤於講讀。將來成績效果。不卜可知。不意上游忽發命令。調公至他處傳教。教友等聞之。莫不痛惜。一如羣羊之失其良牧。本議決在大堂陞懸匾額。以頌公德。而誌紀念。旋因爲時匆促。不克如願。乃爲公獻平安聖祭數十臺。臨行之日。遠近教友。爭來送行。不可勝數。警局亦派警卒四名。持槍護送。及鐘鳴九下。卽同入堂祈主。賜公一路平安。然後出堂。警卒開道。費公次之。後隨正詣學校。學生三十餘名。皆排對成行。步武整齊。又後爲教友等。肅肅雍雍。魚貫而前。直至城外。乃與公行鞠躬禮。揮淚而別也。○陝西 西安府穆主教奏請辭職聖座許之。○煙台 公教進行會來函

云。煙台公教進行會監督楊司鐸履亭。自幼才德過人。修道十數年。中外學理。豁然貫通。而於超性之功。研究尤深。真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晉升司鐸。本屬主教。愛其才德兼優。留在煙埠總堂襄理教務。真以該埠五方雜處。交涉事繁。加之軍隊林立。紳商叢雜。各處教友。麇集於斯。非有優於學。而懋於德者。爲之襄贊。恐不克理煩治劇。時措咸宜耳。公乃小心翼翼。襄理一切教務。或運用其德。或推布其誠。隨機應變。艱難立解。會日月之幾何。而聖教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不僅紳商各界。中心悅服。卽軍政各官。亦莫不深具感情。民國二年。本埠男公教進行會成立。乙卯春。公教女進行會又成立。而此後各項善舉。相繼擴充。成效彰彰。不可枚舉。其尤著者。卽爲新設之崇正小學校。現有學生六十餘名。內容外觀。盡善盡美。總之。凡此種種。進步發達。雖曰由於天主之默佑。實皆公爲監督。提倡聯絡之功也。公之爲人。至仁至慈。其敷教也。依稀時雨。大公無私。因材而施。其待衆也。儼如慈母。愛護赤子。無微不至。乃不意於本年陽曆二月中旬。泛應庶務。心神交瘁。患喉症甚劇。偃臥床榻。勺飲不入口者數日。困憊已極。奄奄待斃。雖經西醫診治。亦不見效。幾有扁鵲束手之勢。衆教友聞之。莫不愛懼。浩嘆咨嗟。袖手無策。聲淚俱下。坐臥難安。遂約同大衆。恭行九日敬禮。朝夕念經。懇祈聖母與大聖若瑟。轉求天主。庇佑司鐸無恙。並獻煉靈彌撒數十臺。公病危勢。果見漸減。未及旬日。霍然全愈。衆教友喜出望外。感慰莫名。爰記其始末如此。以見聖母與大聖若瑟之靈應。以及天主之鴻恩云爾。○廣西黃竹卿司鐸來函云。

近事
……本國之部

桂省各縣土匪素著。辛亥以來。尤更猖獗。除搶劫金錢外。婦女孩童。一概擄掠。如事主稍與抗拒。即以彈丸飲之。而地方官長。亦尤較前。稍昏瞶。蚩蚩小民。呼救無門。則惟吞聲飲泣而已。及自去春。當道以無力征剿。轉取和平手段。出爾招撫之。商民始稍得安居樂業。不意秋後。帝制發生。大局搖動。匪徒遂又乘機興起。猖獗如前。殺人越貨。不忍卒言。不數月。雲南獨立。他省繼之。於是匪首咸以勝者為王。為心。爭先恐後。橫行擾攘。益無忌憚。而本地原駐軍隊。又悉已調移他處。無能為力。居民乃一夕數驚。臥不安枕矣。現貴縣木梓地方。共有匪黨五大帮。快槍三百餘枝。樟木王練亦有匪黨數大隊。快槍三百枝左右。三月二十九日。在潭塘劫牛百餘頭。在王練劫牛車二十四輛。二十日。又有匪徒十餘人。在城外二十里之漣田村。搶劫教友溫癸元家。擄去女孩一。耕牛四。衣物無算。女各亞。納年十二歲。至今未聞釋回。四月九日。絡塘村。亦被匪黨擄去耕牛四十餘頭。牧牛女子六名。而距城三十里。龍山等處。受害尤甚。槍炮聲。呼救聲。哭泣聲。幾於無夜無之。投縣報案者。絡繹於道。日必數起。然而破案捕獲。殊未前聞。事主僅能徒呼負負而已。加以歷年天災頻行。五穀不登。大局不靖。金融奇窘。生計艱難。瘡痍滿目。今歲正月以來。天陰濛雨。已逾二月。畚嶺雜糧。不能生長。百物昂貴。米價百斤。售九元四五角。糙米百斤。亦售六元六七角。貧民負兒抱女。入城求售。日有所聞。形容憔悴。咸有饑色。不忍熟睹。祈吾上主。速賜以適宜之天時。俾使五穀豐登。民賴以生。祈吾當道。速發仁義之師。肅清匪類。庶閭閻得以安堵。民生由以日蘇。嗚呼。

呼。予。日。望。之。矣。○湖南。邵。君。來。函。云。慈。利。地。處。山。隅。交通。不。便。人。民。見。聞。因。亦。淺。渺。差。幸。我。天。主。教。德。澤。廣。施。具。糾。風。化。俗。之。能。自。前。清。光。緒。廿。八。年。有。司。鐸。傳。教。其。地。以。來。風。氣。漸。見。開。通。邇。來。信。教。者。愈。衆。於。是。風。氣。亦。愈。開。通。雖。社。會。習。慣。未。能。悉。使。改。良。而。大。多。數。固。已。處。於。被。動。之。地。位。矣。乃。日。前。離。縣。數。十。里。杉。木。橋。地。方。突。有。無。知。痞。徒。對。於。我。教。分。堂。妄。行。詆。毀。當。由。縣。總。堂。牧。司。鐸。據。該。分。堂。報。稱。具。函。聲。請。縣。知。事。公。署。出。示。嚴。禁。該。痞。徒。現。已。畏。罪。匿。跡。姑。不。具。述。茲。將。公。署。告。示。錄。後。為。出。示。曉。諭。事。案。准。天主。教。堂。函。開。逕。啟。者。貴。治。杉。木。橋。地。方。我。教。設。立。分。堂。原。為。推。廣。教。務。開。發。正。道。并。為。信。教。人。公。同。祈。禱。之。便。乃。昨。據。分。堂。報。稱。本。月。廿。二。日。有。多。數。痞。徒。敢。於。各。教。友。會。同。誦。經。之。際。擁。聚。堂。首。百。般。戲。謔。毀。謗。之。語。駭。人。聽。聞。殊。屬。不。法。理。合。報。呈。察。核。等。情。據。此。查。傳。教。一。事。載。在。約。章。尤。為。貴。國。政。府。所。優。待。茲。該。痞。徒。膽。敢。實。施。侮。辱。當。場。阻。害。按。貴。國。刑。律。當。所。不。容。但。我。教。素。以。博。愛。為。懷。姑。對。於。該。不。法。痞。徒。不。即。指。其。姓。名。俾。免。刑。罰。祇。函。請。貴。公。署。出。示。嚴。禁。以。杜。將。來。而。維。教。務。等。因。准。此。查。各。國。教。士。傳。教。內。地。照。約。保。護。具。有。明。文。中。央。政。府。及。各。上。級。官。廳。尤。以。保。護。教。堂。為。接。待。外。人。之。先。務。爾。鄉。民。等。豈。得。謗。為。不。知。茲。准。前。因。除。函。復。外。合。亟。示。諭。為。此。示。仰。該。處。人。等。知。悉。此。後。無。論。何。時。何。人。不。准。在。該。教。堂。門。首。肆。意。謔。毀。時。或。與。教。士。諸。人。遇。亦。須。以。禮。相。待。藉。喚。睦。誼。而。示。文。明。自。此。次。示。諭。之。後。如。仍。有。不。法。痞。徒。敢。於。侮。辱。該。堂。者。一。經。本。公。署。查。明。或。逕。由。該。教。堂。指。究。定。即。從。嚴。辦。決。不。姑。寬。該。處。團。保。

近事

本國之報

二百七十五

七。學校一。會社一。經過之傳教司鐸五。教友已領洗者。男女老少。實數千餘。此即慈利天主教歷史之大概也。○湖北。老河口劉舜琴司鐸來函云。日前因事赴滬。參觀董家渡徐家匯佘山等處。見各種公教事業。均甚發達。規模宏大。人才濟濟。良深欽佩。而各教友熱心事主。領拜聖體。勤而且衆。尤爲他處所不及。實足爲各省教友之模範。又教友中如陸伯鴻。朱志堯。二君。慷慨熱心。救人靈魂。恭敬神長。洵均不可多得之人。前在未至申時。雖有所聞。獨以爲虛張聲勢。未敢盡信。今乃目睹之餘。始識廬山真面。狂喜奚似。爰特奉上數行。以誌欣羨之忱。致祈登入貴誌。來函欄內爲盼。○安徽。貴池縣教友來函云。甲寅六月。惠民蔡修士之材。江蘇青浦人。由滬來池。襄贊教務。二年以來。對於傳教事業。殫精竭慮。不辭勞苦。堂內原有附設高初兩等學校。科學既不完備。成績似難顯著。亦經蔡公規畫整頓。遂大有可觀云。○江蘇。浦東。五月一日。爲聖母月開始之期。唐墓橋露德聖母大堂。內外懸旗結綵。備極輝煌。更由龔君錫卿特雇紫綵匠。將蒼松翠栢。綴就草龍數百。在頭門內。裝成四角亭一座。堂之正門及二側門上面兩旁。環繞作方圈式。在聖堂中。則蜿蜒曲折。或如花冠形。或如綵球狀。光怪陸離。最堪寓目。早晨八下鐘。川沙本堂陸司鐸。登臺講道。闡揚聖母之盛德。言言金玉。語語珠璣。聞者頗爲感動。八下二刻。總本堂南大司鐸。起行大禮。唱彌撒。告解領主者。一千餘人。彌撒畢。恭行迎聖母盛典。前導大十字。執燭。音樂隊。聖母無原罪大旗。十四處會口之男女小學生。或執花枝。或執綵旗。或舉聖母始胎大

近事 ... 本國之部

旗而音樂隊隨其後。或舉聖母獻堂大旗。女公校學生隨其後。皆執玫瑰花枝。舉止端正。隊伍整齊。聖母領報大旗之後。有領報會男教友。手持念珠。公念玫瑰經。聖達尼老大旗之後。有男公校學生。或持花。或執旗。兩相掩映。殊屬可觀。唱經生高唱聖母歌。宛轉抑揚。娓娓動聽。露德聖母大旗之後。有四學生。身穿紅綠衣。恭昇聖母輿。輿後之隨行者。爲錢家巷本堂帥司鐸。金家巷本堂呂司鐸。皆穿白衣。大七灶本堂平司鐸。及講道之陸司鐸。穿五六品祭服。總鐸南公。身穿喇叭魚貫而前。威儀寒人。一時鐘聲。琴聲。絲竹聲。鞭炮聲。以及經唱歌聲。聲聲相和。響遏行雲。是日也。天朗氣清。風和日麗。來堂瞻禮者。約有五千餘人之衆。雖堂宇廣大。院場寬綽。幾無容足之地。然皆肅靜無譁。同伸誠敬。迎畢回堂。聖體降福。然後謝恩而散。頭門外曹家溝內之船隻。甚形擁擠。不計其數。一里之內。阻斷交通。直至十一下鐘。始可照常行駛。洵屬盛極一時焉。○本月十日。爲徐家滙。顧院長本名慶辰。徐滙公學特開游藝會。旣表恭祝之忱。復具懇親之意。一舉而二美併焉。是日午後二點半開會。校生演法國拿破崙渡達御渤河故事一則。胡君若時飾拿破崙英氣勃勃。適合拿皇身分。按劇中情節。拿破崙追逐奧師。至達河。奧師渡河而遁。皇不知奧大公爵伏於何地。一時難以濟水。而攻奧京維也納。遂命拉納大帥部下馬耳波宵渡達河。窺探敵營。是夜雷雨交作。水浪奔騰。馬職上校受命之初。有難色。繼而曰。陛下有敢死士六萬人。今獨以臣爲能。臣不往。非壯士也。雖然。臣有老母在。不幸死於敵。則請陛下垂憐焉。皇許之。乃引舟子而濟河。歷巨

艱。冒萬險。竟虜與兵三名歸。見拿皇。皇大悅。除馬爲大帥。便問虜曰。若主營何在。皆掉首作不知狀。其中有一虜曰。吾知之。洩之。則不可也。皇曰。不言將戮若。曰。頭可斷。愛國之志。不可奪也。皇義其人。命去三虜縛。曰。若主營。朕已知之。破後。則縱若歸。且賜金千鎰。以表其事國之忠。此劇中之梗概也。丁君汝成飾馬耳波。赴赴之氣。溢於眉宇。洵一馬氏之活現也。劇止。接奏土山灣軍樂。樂止。又演呂利奏琴一劇。呂本意人。以琴于法王路易十四。王留之於宮。無異伯英鍾期。呂利之名。由是大震。孫君望德飾呂利。舉止從容。歌喉鶯轉。每謳一曲。掌聲輒震。孫君之年。尚在童齡。而藝臻此。誠不可多得者也。是日中西來賓。有五六百人。躡躑躑。滿坐一堂。鼓掌之聲。不啻雷震。至五點許。閉會。各興盡而散。皆曰。以法語演唱。順熟如流。實爲難中之難。該校成績。於此可見一斑。至布景之奇。土山灣軍樂之精。諸學生招待之周。猶其餘事也。○五月二十日。徐滙公學全體學生。約四百人。往佘山朝拜聖母。味爽盥洗。黎明出發。操衣操帽。列隊至龍華車站。時方五下。院長顧公已先到。躬親照料一切。校長翟公亦相繼而至。少頃。坐專車至松江姚涇港。下車改乘汽船。直達佘山。方九點鐘也。閱半點。舉行迎聖母大禮。由中山而至上山。諸生整隊前道。鼓號齊鳴。顧公禮服後隨。爆竹萬響。聲震山谷。既進上山聖堂。瞻望彌撒。由顧公主祭。禮畢。十一下。在山頂午膳。一點半拜苦路。三點半朝露。德聖母。四點下山。適震旦學校長姚公率奉教諸生亦到。旋仍

近事

本國之部

二百七十九

坐船車而歸。八點到校。是日天朗氣清。和風颯颯。青山碧水。野景如畫。仰聖母之庇廕。入桃源之妙境。洵可樂也。且諸生隊行。步伐整齊。傍人咄咄稱羨。嘆爲軍國民教育。僉謂微願。翟二公。奚克臻此。而諸生敬母之虔誠。尤足令人欽佩焉。○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公教進行會。組織朝覲團。前赴佘山朝覲聖母。以表敬崇天上母皇之誠意。特爲社會國家幸福。一、聖教廣揚。異端消滅。並爲教宗主教神父德化日隆。二、中國平安。五穀豐登。並爲本省聖教事業。擴張發達。三、歐戰早息。世界和平。並爲戰時事陣亡之煉靈。早登天國。先是進行會會長陸君伯鴻。朱君志堯。函稟淞滬楊護軍使松江何司令長暨淞滬警察廳徐廳長等。承允沿途軍警一體保護。是日清晨二時。牛華商電車公司。專開電車十餘輛。至董家渡十六鋪等處。接男女教友送上滬杭車站。三時半齊集。驗券登車。男女分座。四時半開車。車中公念早課。及首分玫瑰經五端。及煉獄禱文。將本日善工。悉讓煉靈。六時至姚涇港。魚貫下車。上船時。先女後男。秩序井然。毫不擁擠。船中公念中分玫瑰經。及聖母聖心禱文。由三輪船拖駛。十六駁船開赴佘山。八時到山。在中山聚集。預備公拜苦路。女前男後。由張神父監臨。遂拜苦路上山。其時經摺路中。上下同聲跪拜誦者。共佔七條之長。可謂盛矣。苦路既畢。進山頂大堂。望彌撒。彌撒中唱經。并有土山灣若瑟隊西樂班。鏘鏘齊鳴。颯颯可聽。張公主祭誦聖經後講道。畧謂天下朝覲聖母之處甚多。其最著者。爲法國露德地。

方。今我中國江南青浦之佘山。亦爲聖母之山。聖母之施寵加恩於我江南教友者。頗有小露德之情形。本日朝覲團齊來公拜聖母。皆由上海公教進行會會員組織以成。凡我教友。今日入此堂而領主者。悉按本日朝覲券上所指之特意。須知公教進行會之發起成立。雖首在山西省及直隸之天津等處。上海稍後。然成立至今。會員竭力進行。以榮主救靈爲先務。本日會長特請朝覲團衆教友。祈求聖母。賜聖教事業。逐漸發達。蓋會員中具有宗徒神火。每主日出外。至各處宣講教理。勸化外教人者。業已不少。然稼事多而穡者少。須求聖母賜我公教進行會。日見擴充。日添才德兼優之會員。以期多救人靈。聖教日漸廣揚。又請衆教友爲歐戰及早和平祈禱。因歐戰之禍。大有影響於傳教事務。不第傳教神父。逐漸減少。卽於創設聖教一切事業之經濟問題。大受攻擊。經濟既已拮据。則種種善舉。亦必停滯。不能進行矣。又須爲中華民國祈禱。使國基鞏固。不復擾亂。痛遭兵燹之禍。凡此諸恩。皆由此佘山聖母俯聽罪人衆口一心之切禱。不日速允所求。則我聖教廣揚。庶幾不遠矣。云云。至領聖體時。有三位司鐸。分送聖體。正祭繼行。徹祭等禮。彌撒畢後。繼以聖體降福。出堂時。已鐘鳴十一下矣。遂各自稍進飲食休息。下午一時半。出令召集衆人。聚於露德聖母像石亭之前。一千三百五十餘人。公念玫瑰經末分。及聖母禱文。又於耶穌聖心像前。公誦聖心禱文。及奉獻祝文。奉獻全家誦。又於聖若瑟像前。公誦若瑟禱文。及求爲中

國大主保祝文誦畢。進中山聖堂。望聖體降福。禮畢。時鳴三下。下山乘船。仍先女後男。秩序井然。船中誦聖母串經一串。舟至姚涇港。已五時矣。依次登岸上車。六時開車。車中謹按本月教皇降福祈禱會之意。加誦玫瑰經一串。并念夜課。七時一刻。回到滬杭車站。是日天朗氣清。風不揚塵。一路經聲嘹亮。誠盛會也。

外國之部

○英國

有英人某君。熱心公教人也。從事於紅十字會。前在英杜物爾

野戰醫院。致書於法國某修士。述一奇聞。茲爲轉譯如下。有一英國步卒。在交鋒時。冒受巨創。自知死期在即。有意告解。旁人爲之延請司鐸。惟司鐸法人。不諳英文。步卒英人。又不通法語。際此危難之時。司鐸欲命其痛悔於心。無須告明。雖於告解五規。有所不全。而於聖事。亦未不妥。該卒不允。必願安守五規而後可。是時旁無他人。惟有一軍官。前來問候。軍官爲誓反教徒。然能通英法二語。該卒遂向之曰。余以一生之罪。明告於君。祈爲譯聞於司鐸。可乎。軍官許之。乃行此神功。及畢。軍官大爲駭異。不覺放聲大呼曰。如是謙卑。曾未見過。天主聖教。獨具妙功。美哉善哉。一時讚嘆不止。蓋是時其心已動。其志已改。司鐸目覩其景。不得不動心憐惜。然既屬異教。不可茫然勸之棄邪。遽然許之歸正。必待其甘心自願而後可。正躊躇間。軍官已志定意決。前來向司鐸曰。倘我有性命之危。我當何爲。僅亦如此告解可乎。司鐸曰。否。有異於是者。軍官未待司鐸畢其言。

又續言曰。然則如何。余日日在戰場之中。刻刻有性命之危。我當何爲。神父可能爲余設計乎。蓋是時其志已堅。其願已切。翻然改悛。求所以自新之道矣。司鐸遂爲解講要理。欣然付洗。諸事既畢。不勝欣喜。軍官亦如離水火而登衽席。無任悅樂。定志自後。決不再陷於邪矣。乃上主慈善。立加賞報。翌晨。兩軍交戰。軍官率其部下。前往迎敵。忽聞轟然一聲。開花砲彈。飛射如雨。軍官中受巨創。遂應主召。上升天國。永享遐福矣。○美國華人魯塞馬（譯音）杭州人。僑美六十年。今棄孔教。皈依天主。春田教區之華僑。其信奉天主者。除魯君外。無他聞焉。魯既領聖洗。聖名曰若瑟。保祿。夫不遠萬里。而求聖洗。魯之志願。可以風矣。○昔一九零七年。美國開公教教育大會於密爾華基。查悉其時。公教中人。從事於聾啞教育者。祇廿人。其中男女修士各半。此後幸賴公教報紙。竭力鼓吹。社會與教會。均漸留意於聾啞人之厄運。現已增至教士四十餘人。或以全力。或以餘暇。教授聾啞者。以應有之智識與技能。而美國六修院。並以聾啞教育學。教授修士。定爲功課。他日晉陞鐸品。從事傳教。必更爲公教聾啞界。大放光明。至公教會前所設立之聾啞學校。則日來生徒愈衆。成績亦愈趨完美矣。○比利時一比王亞爾培。熱心聖教。世罔其倫。較中古健士。有過之無不及也。今舉其逸事一則。可知予言之確鑿矣。自戰事起。砲彈橫飛。國中學生。多避居地窖。阿斯加貝耳區。有女學生數人。從校回家。途中爲德軍砲彈所阻。不得前時。有比軍官在其後。聞砲聲。急爲之覓路。女生中最長者。名曰瑪利亞。霞賽。告同學曰。此晚砲也。對曰。德之火器。心

近事

外國之部

實寒之。盍速走。以脫危厄。瑪曰。毋恐。爲人宜有勇氣。其各誦經。一禱主佑。於是皆奔至垂傾之苦像前。俯首長跽。舉手而禱。時炮聲遠聞。烟雲瀰漫。軍官傍立而觀之。瑪率衆學生。自在天我等父老。誦至而免我債。如我亦而不能畢其語。衆生注視瑪。且思德人之蹂躪。瑪縱力續。無效。窘極。手足無措。於是軍官和而唱之。卒其語曰。如我亦免負我債者。瑪大喜。凝眸視軍官。則比王亞爾培也。○荷蘭。一八五三年。教宗庇護第九。在荷蘭設總主教區域。以五主教隸之。賈爾文黨徒。初甚反對。大肆攻擊。然不久風波即平。荷蘭人民。得完全享受信教自由之權利。教內一切事務。政府毫不干預。近日陸軍軍役案。通過於議院時。公教議員。聲稱司鐸修士等。已爲國家盡重大之義務。不必加以軍役。誓反教政府。亦即承認。計荷人信仰真教者。現有二兆。在廷脫來。主教區域內。教友佔人民總數五分之一。在哈來。佔四分之一。全國有堂口一千一百廿所。不入會司鐸。一千五百餘人。入會司鐸。一千一百餘人。男修院一百十八所。女修院廿二所。老幼收養院。四百三十處。收養一萬三千人。公教教員。亦甚發達。官立小學校中。教士亦能入內。教授要理。於公教童子。苟校中學生。純屬公教。政府並准校中設置舉行公教儀式之設備。與英國愛爾蘭島狀況相同。荷國高等教育。取自由主義。不具宗教性質。故公教人亦得入內肄業。公教中學校。已設多處。創辦大學之說。議之已久。亦將見諸實行。公教報紙。按期出版者。不下百餘種。荷蘭公教前途。進行未艾。良可喜也。○緬甸。來函云。查我聖教。不論在何國何地。傳佈福音。莫不以提倡教育。

慈善事業爲本。救貧濟困。尊重道德。僕昔在南洋埠。往來奔走。所見皆然。良深欽敬。卽如緬甸。在法國主教及豐神父所轄教區內。有瘋人院一所。中西學堂一所。以及其他種之慈善會堂。皆已於去年上書言及之矣。（見本報第四年第四期一百八十三頁）茲又探悉該學堂。專以造就貧困者之子女爲宗旨。不取學費。其歷年經費。除英政府與法國慈善家津貼。或補助外。均由豐神父一人。在教內外。設法捐募。惟邇來校中學生。日見增多。又際此歐戰未平之秋。百物昂貴。該校費用甚大。頗有所入不敷所出之虞。乃蒙英政府允許。援照仰光華僑學校。開辦彩票。以資補助。計自去年至今春。已開彩三次。大公無私。銷路甚旺。其前二次。購得首二三彩者。多係教外人。惟此第三次開票。其首彩爲緬甸京都公教大學校中諸學生。合資所購之票所中。共得銀四萬五千元。於是公議提出五千。以二千賑濟歐洲傷亡兵士之家族。二千爲補助學堂中醫院經費。一千爲學堂中學生伙食之用。以堂中學生。約共千餘人。內有寄宿生若干。皆須自出鑄資。不如豐神父所管之中西學堂。概不收費故也。○丹麥 天主教司鐸。在丹麥境內。已可自由出入。而於民立病院中之事務。亦准司鐸處理矣。不韋維是奧檀西蘭荳二城。且呈請設立天主教病院。由法國向倍理地方聖若瑟會修女。經理其事。業蒙官廳許可。鮑杭島自被誓反教改革以來。聖教司鐸絕跡其間者。已歷年所。今則多明我會修士。又在島上建立修院。重舉聖事。觀於此。

近事

外國之部

未始非天主教在該島之進步也。○巴耳幹列強失好于戈相見。巴耳幹戰雲愈接愈厲。而世人之注意咸集於塞羅尼格一域。故英法聯軍駐紮於此。夫塞城既爲兵家必爭之區。則其沿革之史不可不述。以供關心世事者之研究焉。初宗徒聖保祿率西萊斯至塞。傳道凡二次。塞城信民接得保祿宗徒之書。亦二次。及戴阿道斯帝在位時三年。塞人畔之。帝戮良民七千人。聖盎博羅削主教因帝殘暴。不許其入密良聖堂。厥後塞城屢患土寇。至土皇亞御拉二世立。攻塞益急。一四二六年。取之。改耶穌聖堂爲回教禮拜堂。土據塞城。凡五世紀。一九一二年。巴耳幹戰事罷息後。塞歸希國。於是廢回教堂。復耶穌堂舊觀。一面舉行大禮。掃除五百年異端之遺穢。而重開聖門焉。今味增爵會修士之在塞城者。有修院一堂。口一傳教所數處。其隣近余登利克。有布圖天主教修院一座。亦歸味增爵會士掌管云。○印度歐戰發生。英政府對於印度防閑愈密。而孟買耶穌會德籍教士。初則苦於幽居。繼則苦於跋涉。蓋大半皆發往澳洲。不許留居於印度也。計在該處之司鐸及修士。凡一百二十七員。其中除瑞士魯森保英吉利籍三十餘員外。居德國籍者九十五員。惟孟買總主教及特雷蔓徐拉克二司鐸。與夫年老不堪征途者之司鐸十員。輔理修士二員。雖屬德國籍。得免徙而留居耳。

中外大事表

四月廿一日段芝貴奉召入京 下令組織責任內閣 特

派周自齊督辦中國銀行事宜 中國銀行總裁李士偉

開缺以薩福懋繼之 蘇常鎮守使兼道尹與軍政執法

處長殷鴻壽辭職離任以第二師師長朱琛代理鎮守使

警察廳長趙會慶代理道尹

二十二日國務卿徐世昌辭職以段祺瑞繼之 特任陸徵

祥為外交總長王揖唐為內務總長孫寶琦為財政總長

劉冠雄為海軍總長章宗祥為司法總長張國淦為教育

總長金邦平為農商總長曹汝霖為交通總長段祺瑞兼

陸軍總長王士珍為參謀總長劉恩訓為平政院長莊

蘊寬為審計院院長 特任張作霖為盛武將軍署督

理奉天軍務兼代理巡按使 安徽巡按使李國珍調京

以倪嗣冲署之 任命夏詒霆代理外交次長 特授黃

兩傑趙戴文以勳五位 前印度總督哈定巨賈爵抵英

倫請印度地方安靖

廿三日張一虞調處 徐紹楨辭職未准給假一月 參政

寶琦復王印川孫武馬良呈請辭職 招商局新裕號由塘

沽載北兵千餘赴粵於温州甯波間被海容軍艦撞沉僅

有數十人遇救

廿四日楊士琦改任高等顧問 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

上呈辭職 新華儲蓄票開彩粵得首標 蔡乃煌鎗斃

粵事已和

廿五日任命孫寶琦兼鹽務署督辦 任命馮德麟幫辦奉

天軍務 卸任各總長均改任高等顧問

廿六日任命龔心湛為參政院參政 任命王揖唐督辦京

師市政事宜 任命吳鼎昌為農商次長張孤為財政次

長兼鹽務署長 雅典布使署庭中爆發炸彈一枚

廿七日段祺瑞電各省徵求意見 楊度辭內史派吳廷燮

中外大事表

廿八日黎元洪入京 英美德公使先後分謁元首 收回

江陰砲臺 吳江取消獨立

廿九日任命楊士琦李映庚李景蘇為參政院參政 任命

張弧兼鹽務稽核總所總辦 特授熊祥生吳新田以勳

五位 馮學書加少卿銜 造幣總廠監督張士珩因病

辭職以吳鼎昌兼署 李經羲出京 日俄鐵道會議已

得圓滿結果 英王至倫敦召見愛士葵吉青納晚回溫

沙宮

三十日內務次長沈銘昌交通葉恭綽參信堅教育袁希濤

辭職未准 內史監改為秘書廳 熊希齡到京 俄國

前任駐日大使馬勒維志氏首途返國 任命謝天保為

五月一日特任郭宗熙署理吉林巡按使 任命謝天保為

駐北波羅洲總領事 段祺瑞在政事堂開重要會議

元首宴國務員於懷仁堂

二日湖北巡按使段書雲因病辭職以范守佑署之 財政

次長張壽翰因病辭職以趙椿年繼之 段祺瑞請報銷

帝制籌備費辦法 北京日公使館附駐武官少將町田

經氏調任參謀本部第二師長遺缺以齋藤季次郎氏繼

之以石光真臣氏為天津駐屯軍司令

三日特任畢桂芳署理黑龍江軍務兼巡按使 派前蘭

洲幫辦黑龍江軍務 特授田樹勛王承斌以勳五位

徐世昌上書論退位三利三弊

四日張一堯由津函元首力勸速退 拱衛軍已陸續開出

第一師調京駐北 政府派王克敏來津籌款

五日特授蕭良臣以勳五位 浙江屈都督映光辭職公推

呂公望繼任 馮國璋借倪嗣冲赴徐州謁張勳會商解

決南北戰局

六日任命王式通為國務院秘書長 福建巡按使許世英

中外大事表

二百八十八

辭職照准 龍都督濟光派兵援南雄 呂公望正式就
 都督職 沈金鑑抵京 任命林長民為法制局長郭則
 澤為銓叙局長吳廷燮為統計局長吳笈孫為印鑄局長
 任命傅良佐為陸軍次長潘復為全國水利局副總裁
 七 屯縣之第五師殊占優勢張師長要求停戰 浙呂督電
 推唐紹儀溫宗堯王寵惠為外交代表 英儲君往視意
 八 軍前敵陣線
 為撫軍長岑春煊副之梁啟超為撫軍領政務委員長陸
 劉龍蔡李陳為撫軍 曹錕電陳川邊北軍腹背受敵情
 形 任命楊壽為參政院參政 俄國前任陸軍大臣蘇
 克化姆里洛夫被控貽誤戎機謀為不軌現已解往聖彼
 得炮臺監禁
 九 日梁啟超抵廣州會商北伐事宜 黃興自美抵日 法
 將白丹現已升為前敵總司令凡爾登特別軍司令遺職
 由聶凡勒將軍繼任
 十日滇黔粵桂四省在廣州組織軍政府設有軍務院分
 交財政陸軍司法內務五部並召開議會依法公舉黎元
 洪為大總統 北京內務部第一號部令解釋帝國既未
 成立皇帝又未接位是民國之繼續 如故大總統之地位
 如故洋帝干餘言勸國民勿誤觀聽 馮倪到徐會張後
 通電未獨立各省請於本月內派代表到齊開會解決大
 計開條件八款
 十一 日成都陳宦電勸項城退位如一星期不能決當聯合
 蔡錕親率精兵攻擊荆襄 殖邊銀行上海分行開設年
 餘今外間疑該行提撥軍餉紛紛往彼提款兌現 墨
 西哥禁銀出口
 十二 日北京國務院令財交二部轉飭中國交通二銀行暫

停兌付 南方軍務院通牒北京各國公使謂民國一切
 之事暫由軍務院司理並尊重從來之條約處理外交上
 之問題
 十三 日上海中國銀行為維持信用及市面起見不奉院令
 仍行兌付 南北續停戰一月 國務院令中交兩行設
 銅圓兌換所及一元之輔助幣
 十四 日馮張倪電達項城謂保留總統一節南京會議亦將
 議及但大權當全交內閣否則難以調和南北 國務院
 通電各省痛駁南方組織新政府之非法 段祺瑞電上
 五省各派上級軍官二員來京參與緊要軍事會議 英
 國下議院審查軍役議案告竣
 十五 日南京會議定今日開會但各代表尙未接有開會時
 間之報告 二十二省旅滬公民唐紹儀等致書馮國璋
 痛駁其解散南北之八條問題
 十六 日北京通電未獨立省軍統飭派赴寧軍代表先來
 京一行故南京會議改遲十天 銀行團會議討論禁止
 中交二行兌付之院令 南京中國銀行亦不奉院令仍
 舊兌付
 十七 日院令裁禮制館 漢口中行亦不奉院令仍舊兌付
 駐張家口第一師之全部已到北京 陸徵祥稱病辭
 職給假一月以曹汝霖兼署外交總長
 十八 日根布蘇倫晉封親王 段訪七國公使面述和局未
 成之前外交上仍中央負全責 陸宗輿仍回任 陳其
 美被刺於上海法界
 十九 日退位問題靜待南京會議解決 禁止兌付院令已
 允按照地方情形變通辦理
 二十 日陝西亂事益急 陸建章已去西安 美借款約日
 內全付 羅瑪教皇致文德政府勸其停止潛艇戰事
 江南主教姚 准